

程氏春秋或問

四之七

三百六十四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函	架	一三九二
冊	冊	五八五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函	冊	二〇六三
冊	冊	三九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85 (584)
函號	369 10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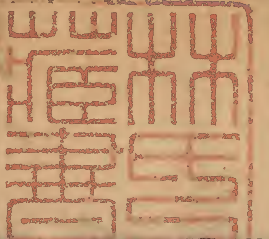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或問卷第四

淺草文庫



二年

僖公

或問曰城楚丘朴鄉謂城邢歷序三國者詳書也城

緣陵止書諸侯者略之也城楚丘沒諸侯者略之

而又略也楚丘不如緣陵緣陵不如城邢救災恤

患鄰道也詳書而不殺予之也封諸侯非王法沒

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諱之者奪之也然乎曰不然

也三國城邢而不再序則若邢之自城與魯之城

之也故再書三國焉城緣陵上既列序諸侯故前

目後凡而但稱諸侯也城楚丘者魯自城之也豈

通志堂

可指元年會榿之諸侯城之乎且城邢為救災恤
 患城緣陵獨非救災恤患乎設如城楚丘為諸侯
 城之亦非救災恤患乎何為略之又略也夫春秋
 有自然之書法使城楚丘而去諸侯之文以寓予
 奪之意則晦昧而不可曉豈書法之自然哉且褒
 貶凡例抑揚予奪之說春秋之蠹也說春秋者自
 漢及唐自唐及宋能知擺脫俗習者朴鄉數人而
 已而其為說猶或如此吾然後知習俗之移人雖
 智者不能免況其餘哉

曰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三書不雨先儒皆以餘
 月有雨子何以知不雨與書首月不相蒙也曰以
 後書六月雨而知之也如十一十二與三三五月而
 有雨則六月雨在不書矣惟其書六月雨也然後
 知左氏所謂自十月至於五月不雨者為可據也
 但其下文云不曰旱不為災者為妄說耳曰此不
 雨書法與文二年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十三年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文
 異者何也曰文公之三不雨有事介乎其間此則
 無事以間之故所書有不同也後世以凡例求之
 而不得於是為之辭以強通之故穀梁有勤而閔
 雨之說先儒亦有冬十月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
 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二三五有雨之說

是皆以不雨與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聯屬讀之而不察之失也愚故離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自為一時無事書首月之義而以三不雨不與之相蒙斯有以合乎左氏之說而經旨自明矣曰既書不雨則一時之中有事矣子何以言一時無事書首月邪曰此非會盟侵伐郊禱朝聘諸事可以月日書者也特記一時之不雨耳而不雨非可以月日書也何妨自書首月乎曰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矣子何以言一時無事邪曰雖有二事而皆無月日又皆在不雨之後春秋之法凡正四七十月有無月日之事則

二年

但書春夏秋冬而不書首月恐其月之亂事也此以不雨間之故雖有二事而冬春夏得以書首月也非若文公時三書不雨皆有繫月日之事介乎其間而不可以直書首月也曰其或曰旱或曰不雨何也曰魯史命辭有異同孔子因之而不革奈何必執此例以求彼之同乎

或問曰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先儒以諸侯之師同次陘者桓公之正兵又領江黃各守其境案兵不動為八國之援者為奇兵然歟曰不然也此見江黃不同伐楚而其後江黃伐陳而意之也設使有此

則春秋本正義明道之書非戰國孫吳之術學者固不可移彼以論此而況髣髴想像之云乎

四年

或問曰八國侵蔡遂伐楚次于陘先儒譏遂為專然乎曰無譏也此與公會齊侯于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公會晉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温而諸侯遂圍許與下文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之遂同義蓋文法當然譏在一事而非在一字也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與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遂則譏其專耳然亦文法當然意則有輕重耳非若後世一字褒貶之云特

下一遂字以譏之也曰次于陘有譏乎曰無譏也與齊宋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之次不同也彼之所謂次者名救而不進耳此之所謂次者紀實事以見下文退師盟于召陵之節次耳

曰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子何以兩存高杜氏之說也曰皆可通也皆有疑也以文勢觀之高氏近理但執濤塗在夏及江黃伐陳在秋此又可疑者也若齊與諸侯及江黃伐之書法自當言諸侯及江人黃人伐陳此又不可知者若如杜氏說八國皆伐楚者何為獨使魯也哉但孔氏程子諸家皆從杜

氏故兩存之耳

五年

或問曰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為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為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為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於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政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桓公內

嬖冢嗣不立身死而五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為此不惟不暇為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為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說起大人格君心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歟

八年

或問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先儒之說多矣子獨有取於趙氏何邪曰用致夫人左氏謂哀姜東萊君

舉存耕諸儒從之穀梁謂成風董子劉向范氏孫氏胡氏劉氏康侯葉氏張氏朴鄉諸儒從之公羊謂齊媵女趙氏謂時君之妻聲姜高氏又謂五世之夫人莘老又謂聲姜哀姜成風凡六說獨公羊之說其謬易見餘五說意略近似然魯之禘祭文王周公二位而已魯之祫則自周公伯禽以下已毀未毀之主皆祭之若僖公致仲子子氏文姜哀姜成風者必用祫祭告於羣主或特祭告於昭穆之廟今止曰禘則趙氏謂時君之妻聲姜因其至而特設禘禮以為榮觀者近理矣又惟夫人自至某而告廟可以言致如經書公至自某者三傳亦

以致言也若立仲子成風之妾為正夫人與升子氏文姜哀姜於廟經當異其文如躋僖公之義不可以致言也況子氏文姜哀姜已祔於正廟仲子已別有宮而成風猶未死以此考之則聲姜之說斷不易矣曰經何以不曰夫人姜氏也曰春秋本義在於禘以致夫人而不在於聲姜之氏姓也況失禮在僖公而不在聲姜而書姜氏則不成文乎予於本義已言之矣曰娶聲姜何以不書納幣親迎與夫人姜氏至自齊乎曰得禮則為常事而不書獨此非禮故書之也十二公夫人不書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

九年

或問曰伯姬卒啖氏謂內女為諸侯夫人書卒許嫁為夫人者亦然其為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者然乎曰啖氏之說蓋常事耳若春秋之法得禮則雖為諸侯夫人與許嫁者有不書也失禮則雖為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悉書之故十二公之女適諸侯與許嫁而卒者多矣不皆書也莒慶來逆叔姬叔姬歸于紀皆為媵與嫁大夫者也則書之曰莒老諸儒亦謂以吾君為之服因錄之者何也曰此可施之作史之常例而不可以入春秋不書常事之旨也

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春秋殺未踰年之君四內則子般子赤外則齊舍奚齊其三書之如成君奚齊獨稱君之子故石氏謂奚齊稱子必係於其君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必曰其君之子以明國人不君之也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為子國人不君而荀息獨以為君且曰殺而不曰弑春秋以明分之不可亂也朴鄉亦取其說而子不之從何也曰奚齊非弑逆之賊也雖實庶子則固晉君之子也立雖不正則固晉人之君也使里克殺之於既立之後豈非弑其君哉今書殺其君之子則是未立之辭也且卓與奚齊皆庶孽也皆國人不君

而荀息獨以為君皆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為子者也何獨於卓而書弑其君哉

十年

或問曰晉里克弑其君卓朴鄉謂卓豈有宜為君之義春秋欲著弑逆之罪故成其君臣之名者然乎曰不然也卓非弑逆之賊而大夫立之則固里克之君何俟欲著弑逆之罪而後成其為君哉卓與奚齊非有優劣也殺之者一里克也況卓為荀息所自立今欲著弑逆之罪獨成卓之為君奚齊嘗受先君之命矣反不成奚齊之為君此其故何哉吾於殺奚齊既言之矣

十四年

或問曰諸侯城緣陵先儒皆以詳不如城邢略不如城楚丘為義為責桓公之淺深然乎曰不然也其原二使我之也楚丘本魯邑而三傳謂之封衛緣陵非為杞而二傳謂之封杞諸儒以凡例乘之見有詳略之不同則論議蠡起矣殊不知城楚丘者魯自城也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云同故略城邢者三國之師也不得言諸侯故詳城緣陵者諸侯也前目已見於鹹之會故後凡不詳不略制言之體固如此何必相較以為義哉予於城邢既言之矣

曰季姬使鄆子來朝先儒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者然乎曰億度之辭也曰何氏謂季姬許嫁於邾及與鄆子遇使鄆子謂已者何也曰此見季姬已字疑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而意之者非有所據也夫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雖未許嫁既笄必有字之者矣不可執一而論也

曰沙鹿崩不係國朴鄉謂地有不係國者如楚丘不係衛緣陵不係杞然乎曰不然也山可以不係國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地不可以不係國古者無不係國之邑也愚於楚丘緣陵既言之矣此得以略之

十五年

或問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先儒謂不書以歸免秦伯者然乎曰不然也高氏曰不書以晉侯夷吾歸者以其即復國也

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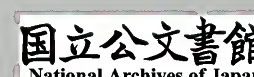
或問曰宋曹衛邾伐齊左氏謂納孝公先儒皆緣此立論子獨兩存其說何邪曰若納孝公經當書曰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或書曰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師救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魯齊宋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侯朔入于衛之法今經但曰四國伐齊而

不見納孝公事迹則但當據經議其伐喪之罪與其圖伯之迹及桓公伯業之淺深耳何得因傳廢經而為傳義哉且宋納孝公則二十三年齊侯何得伐宋圍緡乎然齊桓八月始葬必其內亂外伐而致緩者也故亦不敢盡廢傳文姑並存之而以經為主焉曰劉氏謂不書納公子昭者昭非正不與納者何邪曰使宋納不正之昭正當書以懲之如朔入于衛者可也何得削之而使人不知其故哉凡經之所書皆不與者也如一切削之則無春秋矣

曰邢人狄人伐衛朴鄉謂狄使書人與荆人徐人江人黃人皆著其與中國接者何也曰非此之謂也春秋不可書邢狄伐衛也則稱邢人矣邢既稱人春秋又不可書邢人狄伐衛也則稱狄人矣然則狄稱人者便文也非著其接中國也且二十一年狄侵衛何不以著其接中國哉

二十年

或問曰西宮災董子劉向之言何如曰存耕得之矣其言曰仲舒曰僖公立齊媵為夫人而天災西宮劉向曰僖公立妾母為夫人入宗廟故天災閔宮仲舒則牽制於公羊齊媵先至之說向則以用致夫人而為之附會者也



三〇七七
二十一年

或問曰大旱革老謂不雨者旱不爲災大雩者旱未爲災天旱者旱爲災也然乎曰魯史記事有詳略有輕重又非一人之手故不同耳其實不雨即旱旱即不雨也安有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而不爲災之理乎又安有旱未爲災而先雩之理乎此不待辨而易見者也

曰宋楚陳蔡鄭許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先儒皆謂楚執之子獨取陳岳氏之說何邪曰先儒之論承左氏公羊之弊也陳氏之說本於經者也經不言楚先儒求之而不得故有分惡諸侯之說豈知春

秋直書其事而罪惡自見之旨哉若以爲楚子造謀而諸侯從之則可也何則當時楚強而詐諸侯衰而愚惟楚令之從而不知其不可者也故楚人來獻捷是其驗矣觀下文公會諸侯釋宋公益知諸侯之與謀矣故諸侯有從命之罪而楚有造謀之惡若以諸侯不知而楚自爲之聖人以其不助宋伐楚而分其惡於諸侯則誣聖人甚矣

二十三年

或問曰齊侯伐宋圍緡先儒多責孝公背立己之恩然乎曰此左氏之辭於經則無所考也

二十四年

或問曰晉侯夷吾卒經在二十四年冬傳云二十三年九月杜氏徐邈之徒皆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春秋從赴而書然乎曰不然也左氏謂諸侯國史擇焉不精考焉不詳而遽附於二十三年之間又多為說以附會之則既誤矣後世求之不得遂指經以為從赴夫夷吾卒晉人立懷公是時非有內亂外伐安得不告喪而預待文公之至而後告乎借使文公入而後告喪必曰先君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魯史必曰某年某月某日晉侯夷吾卒必不於來赴之日書曰晉侯夷吾卒此人情事理之常而杜徐之徒信傳疑經強為此說以求經傳之必通而不知其反誣經而惑世也諸家為說此類甚多不暇悉辨

二十五年

或問曰宋蕩伯姬來逆婦劉氏謂伯姬之嫁不見於經為內交不敵則不書於策今見於經為公主大夫之昏為卑朝廷而慢宗廟者然乎曰不然也伯姬嫁蕩氏事正以其常事不書也若諸侯大夫不敵而違禮則春秋當書之以示戒今反謂不敵而不書則與劉氏前所謂常事不書者自相伐矣況經書蕩伯姬逆婦本責以姑逆婦而失親迎之禮而非公主大夫之昏而書也使當時公主大夫以

嫁之亦非劉氏可得而知也

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先儒皆謂一事子獨離而二之何也曰謂之一事者本於公羊穀梁而成於杜氏先儒又從而演之故其說牢不可解獨胡氏得其旨而辨之甚明愚既錄諸本義之間矣請因其說而詳焉大凡公穀不見國史以意求之而不知其義故其說多鑿左氏嘗見國史故其說有據獨其自為說則往往附會而不可信耳今左氏謂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雖無所發明蓋與經不相背也杜氏乃自為其事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知杜氏

何以據而為此言耶蓋億度之辭耳先儒解經據經觀理可也而捨經以求傳甚則又捨傳而求注則其事愈紊而其義愈乖矣夫陳一國也頓亦一國也頓既非陳屬邑楚人納頓子于頓可也何必圍陳哉且陳之見迫於楚久矣楚納頓子陳人曷敢與爭必待圍陳然後納之乎不特杜氏無所據而求之事理又有不通者也況公羊謂不言遂為兩之穀梁又謂納頓子者陳也其說固陋尤不可宗吾故斷然以為胡氏之得其旨也

二十六年

或問曰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先儒以楚夔不名為義

何也曰以楚不名為義者據衛侯燬滅邢也彼或知燬為衍文則自無此論矣以夔子不名為義者先儒不一其說趙氏謂時未與魯通莫得知之爾孫氏謂略夷狄劉氏又謂黜楚而伸夔夫楚滅夔已赴於魯矣不可謂未與魯通也齊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既名不可謂略夷狄也楚滅同姓其罪顯矣夔不死社稷而與楚歸亦不為無罪也使夔而縮春秋伸夔亦不在不名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無罪也而卒以名數者皆所不通則吾所謂史有詳略與春秋脫之者近之在來者擇焉

二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諸侯盟于宋先儒謂魯欲解宋圍故此盟為僖之功何也曰公穀註有解宋圍之說先儒不察遂以為功耳葉氏之說甚明則既附於本義矣而杜氏康侯亦曰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公之罪亦著矣獻可亦曰案左氏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又子玉曰君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此言之宋圍不解也蓋公不救宋而往會從楚之諸侯為盟於宋故明書以示義則其說愈明矣今以經文觀之如釋宋圍經當書曰公會諸侯盟于宋釋宋

圍如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之法今經但曰盟于宋則非解宋圍審矣曰張氏謂經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者何也曰諸侯親者也楚則大夫也經曰會諸侯則楚在其中矣何必復生義哉

二十八年

或問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朴鄉謂特出晉爵而不厭其辭之繁為予伯之辭然乎曰不然也晉侯侵曹故稱晉侯既而晉侯又伐衛故亦稱晉侯若晉使卿則書名氏使微者則書晉人此史氏不易之定法而孔子因之者也苟特出晉爵為予伯之辭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而特出晉爵者亦將予之乎且晉之侵曹伐衛將以攻楚師而覬一勝也若王者之師則安用此術哉聖人亦何所取而予之乎其後城濮之戰亦以出齊爵晉爵為說亦其舊習之未盡除也

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高氏張氏諸儒多謂懼晉以殺買者然乎曰予於左氏既辨之矣知左氏之謬則諸儒之說不待辨也曰諸儒皆謂公子買知難而退為無罪子獨不然何歟曰買為魯之懿親知勢之不敵與義之不可而不能諫既已受命而往戍衛矣又復畏死而逃歸是進退皆無義也

惡得無罪哉故惟呂氏謂買戍衛而不卒戍罪也
 刺之則過矣為近之而義有未盡耳予故因其說
 而足之非敢自求異於眾也曰康侯之說何如曰
 康侯之說雖無甚牴牾然不言戍衛之罪僅可施
 之殺大夫之義耳曰莘老謂春秋書刺者二公子
 偃不書所刺之罪而公子買著不卒戍之迹為偃
 則當刺而買在可恕何也曰不書所刺之罪者止
 譏專殺大夫也書所刺之罪者兼譏不當戍衛也
 故不卒戍不特譏買而多譏魯此一事兼二義者
 也讀者特不察耳

曰公朝于王所先儒皆言晉文致天子而公朝之春

秋婉而成章故不見於踐土之盟而見於此然乎
 曰不然也三傳惑之而讀焉者不察也予於左氏
 傳踐土之盟已略言之邦衡之說可考也況此不
 言諸侯而但言公朝於王所其事又益明矣今以
 事理觀之晉文方假尊周之名以令天下惡有呼
 天王曰王來吾將朝矣豈足以服諸侯哉曰然則
 晉文何以謂之譎也曰晉文之為固有譎者矣如
 侵曹伐衛執曹伯以致楚之類是也而非召王之
 曰杞伯姬來先儒謂為魯莒釋怨然乎曰經不言其
 故而傳亦無攷億辭也

三十年

或問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為此說者惑於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辨其妄矣使公子瑕為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為無罪哉惡得為守節哉其曰不為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耳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為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以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於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為之也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為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為伯討為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為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為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為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於一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

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於事上觀之不可於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為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間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曰衛侯鄭歸于衛翼之諸儒謂不書復歸而書歸者蓋殺桓與瑕之禍晉文為之故無惡文也莘老諸儒又謂不書復為稟命於天王與新封者同也陳洙氏又謂不書復為晉文以私憾遂執衛侯故不曰復歸以原其情也此皆以不書復歸為善辭至高氏諸儒則謂衛納玉於晉晉為之請以免衛侯夫委罪人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又不言復為不與其復也此以不書復為惡辭也至葉氏諸儒又謂衛納玉得歸故不得以京師言為天子之病至存耕諸儒則為曹伯負芻書歸自京師是加京師以奉賊之辭一有王命而歸為大順故書以易辭豈得以不言自京師為罪諸說紛紜子一切略之無乃太簡乎曰春秋命辭固有重輕有繁殺學者當先考春秋之事次觀春秋比事

之意然後察乎命辭輕重繁殺之間則聖人之意庶乎可窺其一二矣若但求一字之褒貶與前後所書之凡例以立論焉吾恐舍其本而究其末總麻之察而三年喪之不務也自晉侯伐衛屬辭比事至此凡八書而見義故衛侯鄭歸於衛乃卒事也不比事而觀王伯之盛衰君臣之相勝為春秋之大變乃拘拘於復歸與自京師一字之間宜其說之紛紛而徒足以亂春秋也夫魯史有詳略則春秋亦詳略先後事迹有不同則春秋亦不同必欲執彼以例此則反泥而不通矣今衛侯之執雖歸之京師當時或晉侯共釋之或晉侯使京師釋之則魯史書其實孔子亦據其文而錄之安得自改之哉吾故曰拘拘求之一字之間者亂春秋者也

三十一年

或問曰取濟西田孫氏謂復侵地也濟田本魯地高氏謂嘗為鄰國所奪不識所謂鄰國者誰也曰以理推之知其為復鄰國之侵地但前事既遠不可得而考也唯以為曹田則斷不可爾

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子既取公羊劉氏三卜之說矣然高氏則謂郊不過二卜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不卜而用季辛焉者何也曰

古禮既廢後世記禮者各有所宗而是非卒難立
 辨然先王以義起禮而義者人心之不可泯者也
 故猶可以義斷其得失若二十不吉不卜而用季
 辛則季辛之日能知上帝之必饗乎不能必上帝
 之饗而祭之則是虛文而已曰三十而得禮則襄
 七年三十郊不從乃免牲春秋何以復書也曰古
 先聖王之事天也誠義兼盡龜筮依人而行豈有
 不從者哉今三十而不從則神不饗非類斷可知
 矣況魯不當郊而郊者乎然則三十豈非非常之
 事乎但比之四卜五卜者為少輕耳曰魯之郊孟
 獻子以為祈農者然乎曰劉氏固嘗辨其妄矣劉

氏曰彼見郊不過三月則以為啓蟄聞配用后稷
 則以為祈農事何其陋於禮也曰三望之說鄭氏
 有以海岱淮言之矣杜氏劉氏有以分野之星及
 境內山川言之矣子獨取於公羊之說何也曰望
 者遠望而祭之若其境內山川則不曰望矣唯魯
 僭用天子之郊故用天子之望若鄭杜之說乃諸
 侯事宜故孫氏曰據鄭杜止祭其封內況海河淮
 非魯封內又諸侯無祭分野星之事且魯所僭天
 子蓋四方之中祭其大者三耳故惟公羊之說比
 諸說稱長然於禮經無考亦不敢質言也曰公羊
 諸儒多謂中禮曰牲傷者曰牛子獨取朴鄉之說

何也曰詩書禮言祭天者皆曰牛也豈皆傷者乎
 禮曰帝牲必在滌稷牛唯具夫以天下養而祭其
 祖豈以牛之傷者祭之乎又禮曰天地之牛角繭
 栗宗廟之牛角握則亦各有所宜爾夫天與祖對
 雖有尊卑之殊然主祭者之心豈有二哉吾故斷
 然以為非傷者也

三十三年

或問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劉氏康侯張氏王
 氏皆謂公羊無師字為狄秦者然乎曰不然也一
 字褒貶之弊也夫楚秦吳越皆夷狄也春秋嘗書
 楚師敗績矣於時楚伐齊圍宋豈非夷狄乎而卒
 言師由是觀之其為狄之之道在其事而不在師
 之一字也愚於三傳辨之矣

春秋或問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五

文公

元年

或問曰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其曰崩薨卒葬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予於隱元年益師卒三年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辨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歟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

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
 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
 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
 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
 一書之何獨於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觀傳文而
 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
 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預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為
 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且其一
 助耳而其間晦盲旨意破碎文義者不可勝數學
 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曰革老又謂春秋十二公卒葬之見於經者十一
 天王使人會之者一僖公而已春秋之王一十三
 公會葬者二而臣會葬者二不會葬者九春秋一
 切著之用見周不君而魯不臣者然乎曰革老既
 自謂春秋常事不書矣何獨於此及其說哉夫天
 王會僖公葬正以其不當會而會也故書之耳若
 會而得禮何書之有魯之會葬天王亦然其間或
 以見葬之遲速或以見諸侯不往而遣大夫皆有
 為而書若於此數之謂天王一會魯葬魯五會葬
 天王而已則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者革老不得
 而數矣豈不誤哉若革老謂見魯史取其常事與
 非常者槩數之則可云爾已矣

二年

或問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子既辨於僖
 二年之不雨而有間矣然趙氏謂不雨告廟者則
 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然乎曰此亦穀梁憂
 雨不憂雨之意而變其說者也伯循生於千載之
 下其告廟不告廟詎能知之就如其說則一時一
 告廟也若一月一告廟又將月書之乎蓋不通之
 論也曰先儒又謂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
 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而
 非文公之意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
 以民事繫憂樂者然乎曰此亦因穀梁而深求其
 意廣符其辭者也夫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文從而意順乃製言之體若曰自十二月至
 于秋七月不雨雖亦可通但文義慳澀豈若經文
 得自然之妙哉況此本魯史之辭孔子因而不革
 者乎讀春秋者固當句句而玩之然求之太過則
 簡易明白之旨失而艱深晦昧之意生真近世之
 大病學者可復蹈之哉

四年

或問曰逆婦姜于齊孫氏諸儒謂此公逆婦姜于齊
 以其成禮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然乎曰此穀梁
 之說劉氏既辨之矣曰啖氏趙氏革老朴鄉諸儒

亦謂稱婦姜為已成婦不言逆女為成禮乎齊者何也曰據經止書公如晉及晉侯盟不見成禮乎齊事迹且春秋稱婦姜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他如僖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以婦言之豈皆先成禮者哉蓋稱婦者有姑之辭也非以成禮而稱婦也曰然則先儒又謂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者何也曰春秋書至始稱夫人其始逆者無姑稱女有姑稱婦常法也不可以不稱夫人立論也曰趙氏謂有姑之辭自施於書至之例何也曰杞伯姬來求婦蕩伯

姬來逆婦於時已可稱婦矣何待書至然後婦為有姑之辭乎曰先儒又謂往逆稱夫人國不書至為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者何也曰禫制未終而思念娶事其已見於公子遂如齊納幣之時大凡入國書至各有其故故者非常之謂也此非常已見於逆婦姜之文矣其至無故故不書耳何必以不書至立論哉且十一公之夫人皆書至乎抑亦有不書至者乎此不待辨而其義曉然者也其曰思念娶事方逆已成其為婦未至而如在國中則是架空生義似聖人虛加之名以譏喪娶如此解經徒使

人游心荒唐之鄉而無所據守所謂不唯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六年

或問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葉氏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先王告朔而不告月然乎曰不然也此公穀之說也劉氏既辨之矣請即葉氏之說而申之葉氏曰此與不郊猶三望仲遂卒猶繹之辭正同愚謂不同也猶三望者僭禮也郊僭矣今不郊而猶三望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繹雖非僭然卿卒不可以繹而猶繹亦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今朝廟禮也此可已不已之辭矣經意若曰閏告月禮也

文公始以閏而不告月猶朝謁于廟夫既朝謁於廟而不以告月失禮矣今葉氏乃曰與猶三望及猶繹同然則謂朝廟非禮可乎謂可以已而不已乎葉氏又曰玉藻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故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為正堂各於其月之堂闔其門之左扉而居之愚謂明堂之制左右前後具四時四分為三以具十二月閏既無定月自然無定處閏既非十二月之正自然闔左扉而居其所閏之處非謂獨於閏月閉口吞聲不視民事也葉氏又曰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朔安得有月愚謂閏月斗雖指兩辰之間而閏月晦朔日月未

嘗不合日月之合既同常月閏月之事既不可廢
 天子既以閏月頒之諸侯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
 其祖廟哉此公穀葉氏泥於經不書朔而書月之
 一字而為此說而不知其違經之遠也曰木訥諸
 儒皆謂猶朝於廟為幸其不已之辭者然乎曰其
 意厚矣近乎愛禮存羊之意矣然非春秋之旨也
 凡春秋所書皆譏也皆非常也無幸其不已之意
 也今即此事而觀朝廟為告月既不告月而猶朝
 廟非禮也雖然朝廟惡可并廢之哉此蓋為不告
 月而及夫朝於廟之事也先儒見朝廟之不可廢
 也遂有幸其不已之辭豈知春秋所重者在於不

告月哉愚於本義既言之矣曰東萊又謂閏月不
 告與四不視朔為公有疾也有疾而四不視朔是
 無疾而不視朔之源閏月不告是常月而不告月
 之端何也曰其曰閏月不告月是常月不告之端
 可其曰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不視朔之源
 不可蓋疾病之來雖聖賢不能免使實有疾雖十
 不告月十不視朔春秋不譏唯其無疾而閏不告
 朔不視也故春秋書之聖人豈強人力疾而行事
 哉

或問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莘老謂春秋大夫
 盟者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斂及此晉大夫

是也齊襄被弑而無知已討小白未入而齊方無君齊大夫來盟以紓國難晉靈尚幼不能盟晉大夫來盟以紹先君之業皆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故得免焉而不名然乎曰不然也二者如可免則春秋削而不書矣凡書之者皆不免者也夫春秋正義明道豈肯計一時之功利而假人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且莘老論大夫之不名者然也若夫諸侯之不序國爵亦可曰免之乎夫蕲之盟本魯莊欲納子糾而為盟其罪在魯君扈之盟乃晉大夫擅權欲伯諸侯而為盟其罪在晉大夫苟俱免之則罪之輕重無等情之淺深無擇矣曾謂聖人

肯如是乎故曰不然也曰村鄉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為莫有主是盟之辭齊桓未盛晉伯不競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伯之辭也其說何如曰尤不然也晉靈雖幼不能主盟然其大夫主諸侯之盟矣苟大夫不主諸侯之盟則遣使而會諸侯者誰歟既莫適為主則此盟無益也設使莫適為主人何妨列序諸侯之爵與晉大夫之名乎且十四年新城之盟又誰為主而列序宋陳衛鄭許曹之爵與晉趙盾之名乎況同盟者齊晉竊天子殷同之盟而非未純乎主伯而謂之同也夫二幽雞澤之同盟

果齊未盛晉不競之時乎故曰尤不然也

九年

或問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劉氏謂出入有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歸寧為有禮然乎曰不然也如有禮春秋且不書矣惟其無禮故志之也夫常事不書劉氏嘗自言之矣至此則謂出入有禮是常事也豈不自戾哉曰先儒又謂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夫人初歸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至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一國之母儀而可以動搖乎出姜至是不安於魯故特書至以示防微杜漸之意然乎曰不然也夫春秋以書至見罪未聞以不至見罪也且不至者後世不可得而知也苟以不書見罪則書者皆無罪春秋何必作哉且小君固一國之母儀而不可動然不在書至見也夫出姜不安於魯其防微杜漸之意亦已見於前二年公子遂納幣與四年迎婦姜於齊之日矣此其書至特其中事爾曰然則文姜哀姜何以不致邪曰彼淫奔者何有於告廟宜魯史之不書也魯史不書孔子安得自加之哉且其罪惡已見於會享如師之文何必以書至見義乎

曰秦人來歸成風之襚葉氏有謂死三日而斂則合

祿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
 事故有既葬而至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為之也
 而左氏反謂惠公仲子贈為貶不及尸穀梁謂成
 風之含贈為貶不周事者皆妄也其說然乎曰不
 然也禮固有含於蒲席者謂其匍匐而至而弗及
 者也在日月之間可也豈有六年之久而始致祿
 子孫即吉已三年矣何謂稱其情而為之哉

十年

或問曰楚殺大夫宜申木訥諸儒謂宜申謀殺穆王
 是討弑君者而稱國以殺人書其官不曰楚人殺
 宜申者為穆王即楚世子商臣弑君父者也故春

秋以無罪書之然乎曰不然也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又弑其君卓然不以討賊殺之故春秋書
 曰晉殺其大夫里克今宜申之事左氏未可盡信
 也設使可信宜申下過自作亂耳未必真有意討
 商臣弑君父之罪也春秋何為遽赦之哉且宜申
 謀弑耳春秋未嘗書楚宜申弑其君商臣也何為
 即書曰楚人殺宜申哉又稱國以殺與不去其官
 之說吾所不解也其書曰殺其大夫者以其專殺
 大夫而責其君耳非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其官也
 苟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官則春秋凡書殺其大夫
 者皆賢大夫乎且如晉先都士穀箕鄭父左氏謂

皆作亂者也何為亦書其官乎

十二年

或問曰子叔姬卒高氏謂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為殤與成人之禮有差而文公卒之過於常制故譏之然乎曰不然也凡過禮者皆比事以見義今書子叔姬卒之後不見過禮事迹何可妄意之邪

曰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氏孔氏謂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鄆也以其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張氏亦謂即鄆州須城縣也其與成四年冬城鄆之鄆異矣子獨以為即成四年

之鄆者何也曰以事理考之而知三家之誤也蓋春秋有東鄆有西鄆東鄆莒附庸邑非莒邑也劉氏葉氏嘗辨之矣西鄆乃魯邑也文公時魯未嘗取莒附庸鄆至成九年楚人入鄆乃莒附庸之鄆也襄十二年季孫宿亦入之昭元年魯始取之而疆鄆田耳今城諸及鄆之鄆當為西鄆故曰即成四年冬所城者也左傳成十六年晉人報季文子公待于鄆者亦西鄆也於後齊侯取鄆居昭公者亦西鄆也使令所城即莒魯所爭之鄆則春秋前無取鄆之文後此成九年楚當伐魯入鄆不應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不應自入魯鄆且

鄆既入魯昭元年魯不應再取鄆而疆鄆田此蓋三家泥於行父帥師之文遂以為即莒魯所爭者耳不可不辨也

十三年

或問曰大室屋壞常山高氏諸儒皆為變異不可不謹天人之際然乎曰不然也理之所無而有者變異也理之所有而有者非變異也凡屋久而不修則壞此理之所有者也國君有民土則有財用非庶民者可以貧富言也文公為千乘之君而不修宗廟至使屋腐而壞論者不責夫人之不修而委之天之變異使後世人主怠於事而付之天者必斯言也

十四年

或問曰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常山諸儒皆謂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而事之致執其君母齊人均有罪焉故春秋書曰齊人執子叔姬然乎曰不然也此就人字生義者也正一字褒貶之弊也夫齊人不討商人固有罪矣然不在書人字見義也果書人字以見義則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執鄭詹亦可罪齊人不討賊乎豈知凡執人者史法皆書人乎

十五年

或問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先儒以為不稱使非君命然乎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當是時亦可謂非君命乎蓋當時至魯而旋為盟或史有詳略聖人不得而妄加焉爾何必以為義哉

曰單伯至自齊劉氏謂賢之貴之孫氏為無罪見執然乎曰不然也單伯書至見此事之終也單伯始則不輔魯君討商人弒逆之罪而阿順旨意來叔姬以見執辱終則僥倖見釋而得歸何賢何貴何無罪哉

曰諸侯盟于扈左氏無能為之說已見於辨疑矣先儒又謂不足序而略之與狄之而不序者何也曰此亦無能為之意而少變其辭者也夫諸侯之會盟罪莫重於成宋亂而取賂又莫重於逆王命而納衛朔又莫重於伐鄭而納突其他會盟侵伐悖理傷道難以數舉者皆列序諸侯之日焉何獨於此略之狄之哉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強為之辭者也

十八年

或問曰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先儒謂變文書介副者然乎曰此踵穀梁之弊而未能革者也夫聖人因魯史之舊辭以見是非安得變文書介副乎當時得臣雖不若遂之得權然皆卿也安得卿為介

哉今以理勢推之遂有奪嫡之請欲明其非一己之謀以取齊侯之信故挾之以行耳若得臣止為介副乃常事也春秋安得而書之

春秋或問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六

宣公

元年

或問曰齊人取濟西田先儒皆謂書取以蔽罪於齊然乎曰說者謂夫子改魯史之文乎非也春秋之辭魯史之舊也史氏肯書曰以濟田賂齊乎但曰齊人取之耳孔子亦因其辭而見義焉則魯宣之賂齊齊惠之利魯其罪皆不可掩豈在一字之間哉

曰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朴鄉謂書楚子伯楚子也楚而能伯春秋安得不伯之然乎曰春秋不以爵



氏為襄貶朴鄉固已言之矣何為頓忘之也三年復書楚人使鄭何故又不伯之邪四年復書楚子伐鄭忽又伯之其冬復書楚人伐鄭忽又不伯之聖人豈其喜怒之不常哉蓋春秋之初楚凡稱國稱人者君臣同辭以其猶有夷夏之辨也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凡稱楚子者皆其君稱楚人者皆其臣據舊史錄之付後世公論而已矣使聖人而伯楚子則內夏外夷之義不幾於廢乎

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張氏謂陳無罪蒙伐當救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然乎曰不然也此見左氏有救陳宋之文而經不書宋故為此言而不知晉興師救陳之時楚未侵宋也且春秋書其事以見義不聞略其事以見義者也苟略其事以見義將使後人髣髴想像曲生意義不可窮已豈聖人之為哉

二年

或問曰葬匡王莘老謂宣公自往而常事不書康侯謂微者往會為魯不臣孰然哉曰二者吾不能知也春秋書曰叔孫得臣葬襄王吾知其為叔孫得臣也叔鞅葬景王吾知其為叔鞅也今經不書故不能知也所可知者前書王崩而魯郊後書葬匡王而不及七月耳春秋據事直書後世亦據事觀

理揣量測度春秋之所無者春秋之蠹也

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先儒皆以問鼎為義子一切削之何也曰據經但言楚伐陸渾之戎不見觀兵問鼎事迹若為左氏作傳不妨論之若解春秋未暇及也

四年

或問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先儒謂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歸生然乎曰不然也信左氏之過也吾於辨疑既言之矣夫弑君者果公子宋乎史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果歸生乎史亦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公子宋造謀而脅歸生則宋為渠魁也歸生懼而從之則歸生脅從者也有治獄者治此二人歸生固所不免亦豈得捨公子宋而獨治歸生哉此人情天理所不可誣者也而謂孔子然乎曰書所謂脅從者謂在下之人爾歸生已得兵權可以不從而從之故歸之罪也曰宋與歸生並為貴戚之卿孔子安得反舍主謀之賊而獨罪聽謀者哉

五年

或問曰齊高國來逆子叔姬先儒多謂公畏齊而成昏然乎曰於傳有之於經未見其實然也

八年

或問曰辛巳有事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先儒皆離而為二子獨合而一之何也曰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無譏也為猶繹起也安得不合而一之哉曰高氏謂當祭不以凶事告遂卒於郊外而遽赴于廟中者非譏乎曰辛巳之日不言廢祭不言去樂則正祭之時告與不告不可知也其所譏者次日之繹耳安得譏其赴于廟中哉曰書仲氏譏世卿子既言之本義矣安得無譏哉曰春秋大義兼小義正義兼餘義者多矣豈可以小者餘者兼其大者正者而自為一事哉

曰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劉氏有慎終追遠人情不忍遽之論引雨露服失容則廢朝會以為證者何也曰此左氏之意康侯嘗辨之矣康侯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潦車載簣笠士喪禮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有不同者矣曰劉氏謂潦車載簣笠固未葬禦雨之用爾曰未葬禦雨則中塗不停矣既至墓所亦當有覆墓之屋若今草舍之為豈得恣然不顧使雨水泥潦污濕所穿之壙哉特禮書偶不載此耳且春秋不書常事劉氏嘗自言之若不克葬為得宜則春秋不書吾於左氏既言之矣曰康侯所謂敬嬴逆天理而大雨不克葬為著咎徵者豈非一義乎曰敬嬴之

逆天理固也然雨者四時常有之物非震雷疾風之爲天變也據經但言雨不克葬是當責人事之未備不敢謂之天道之變常也

九年

或問曰秋取根牟高氏謂根牟萊邑公不與伐而乘危取邑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定法使根牟屬萊經當書曰伐萊取根牟豈有不伐而歸邑之理又豈有齊伐萊而魯得邑之理又豈有經不繫國之理三者皆理之所無故曰不然也若曰齊伐萊於夏而取根牟於秋或可通爾

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氏謂林父以諸侯之師則既見於辨疑矣而高氏乃謂不書諸侯之師者諸侯不與其伐陳也何也曰書其事以見其不義春秋之義也削其事使後人因傳以生義豈春秋之義哉

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先儒謂泄冶不能早諫而至於殺身故其罪累上而以國殺然乎曰不然也後世觀傳而起疑也於經無有也夫史有詳略或稱國焉或稱國稱爵焉或稱國稱人焉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適觀左氏之文而知泄冶之事則歸罪於不能早諫以售夫稱國以殺之說夫經之作豈待傳而始見其義哉經之本義在於專殺大夫而亟於

見弒也且泄冶幸有其事爾若他無其事而稱國以殺說者何以措辭乎夫泄冶不能早諫固可譏也其不賢於不諫者乎今有人焉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反責諫而被殺者豈公論哉吾知此說之所自矣左氏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先儒所以有此言也豈知左氏之謬哉

十年

或問曰齊人歸我濟西田常山東萊有曰此特曰我者獨此魯地也若齊人歸謹及闡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皆魯侵諸侯而得之故不言我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若此者皆一字褒貶之餘習也我也者

魯史之辭也夫劉氏安知謹闡鄆龜陰之必為魯侵諸侯者乎但由我之一字而知濟田之本為我則春秋有曰我入祊者果我之祊乎春秋之時魯侵諸侯以廣其國至孟子時方五百里則四鄙皆他國之邑也然春秋每書曰某侵伐我某鄙也康侯固以辨之矣曰然則康侯謂書我為相親愛惠遺之意朴鄉謂書我為內有欲之之意然乎曰不然也我者魯也內辭也苟以我為親愛惠遺與內有欲之之意則凡書某國侵伐我者亦親愛惠遺與內有欲之之意乎曰然則張氏師氏東萊謂不曰來為如齊請之者然乎曰不然也以濟西田賂齊

者宣公也宣公於齊俛首服事之不暇既賂之矣復敢請之以激齊之怒不近人情矣劉氏所謂有齊濟魯濟此言歸我為魯濟者然乎曰不然也宣公即位以賂齊者魯濟田也今齊歸之即知其為魯濟田矣何必辨齊濟之名乎獨穀梁杜氏所謂受於齊者為近之何者以其書於公如齊之後也然趙氏又謂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哀八年歸謹及闡豈是公自受乎愚故於本義存疑而不敢決者此也凡此既非大義所繫雖不辨可也惜夫說者捨大求小得一而失二也舉其一端以見其餘云爾

曰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許翰謂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錄者然乎曰不然也魯史無其事爾使有之當悉書也何以知之諸侯會盟侵伐弔聘卒葬既悉書之何獨於天王之聘不書哉曰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氏謂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者然乎曰不然也胡氏東萊已辨之矣胡氏曰雖葬先君尚為嗣子蓋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既葬成君失之矣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文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非既葬乎曰書饑莩老謂言饑則五穀不登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書饑而言五穀不登則春秋書大

饑何以爲辭乎曰高氏謂鄰國亦無可告糴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但書魯饑而已謂之公私無積可也若鄰國有無則吾不能知也

曰楚子伐鄭先儒有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罪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傳之過而不顧夫理者也夫夷狄猾夏晉能救之雖不免大夫專兵之罪然猶有攘夷狄之功焉救鄭而敗猶當書之況救鄭而逐楚師矣經豈有不書者哉故曰信傳之過而不顧理者也夫三傳一字之貶固無足信然三傳猶曰本某爵也以某罪貶而人之今九年十年經皆曰楚子先儒一以爲貶辭一以爲直辭學春秋者何所據哉

十一年

或問曰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先儒謂晉齊魯不謀少西氏之逆而楚人能謀之爲禮失而求之野與夷狄之有君然乎曰不然也夷狄猾夏無禮之甚無君之人猶可與之邪且徵舒弑君之前楚之爭陳鄭久矣其志蓋欲并吞中國也況楚之盟陳鄭在夏而殺徵舒在冬固非一時之事又楚之殺徵舒不過假義遂欲與納公孫寧儀行父云爾非

有正義討亂之心也三國固可責烏得妄與楚哉
 曰晉侯會狄于攢函杜氏謂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主
 主然乎曰其曰晉侯往會之是也其曰以狄為主
 非也劉氏嘗辨之矣曰文不可得言晉侯狄會于
 攢函故云會狄耳譬如曰公會戎于潛尚何可疑
 哉而以謂使狄為主也即以此為使狄為主者公
 會戎于潛亦使戎為主乎此劉氏之說也吾於穀
 梁亦言之矣

曰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先儒謂殺徵舒討其賊為義舜之徒也取
 其國為貪蹠之徒也何也曰討徵舒取其國皆蹠
 也惡得為舜之徒哉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何
 間於夷狄而以蹠目之邪曰視其迹舜也察其情
 蹠也夫春秋誅意別嫌明微不使偽亂真楚殺徵
 舒非其情也將入陳納二亂賊假討賊之名也使
 不入陳不納二亂賊者君子察其由猶未以舜許
 之也殺徵舒入陳納二亂賊著之經矣君子安得
 而許之哉昔里克弑其君卓晉人不以討賊誅里
 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齊商人弑其君舍
 齊人不以討賊誅商人春秋書曰齊人弑其君商
 人況楚人假討徵舒名為入陳納賊之地君子安
 得許之哉故曰皆蹠也非舜之徒也曰先儒謂殺

徵舒而終之以利則亦蹠之徒矣亦何害於立言哉曰使楚之始也果以討賊伐陳其卒也見利而動遂入陳而納賊誠若先儒之云今也假討賊而入陳納賊則其討賊也蹠而已矣何足辨哉

十二年

或問曰楚子圍鄭先儒有曰楚子既已克鄭矣不書入而止書圍以楚能討陳之亂故從未滅然乎曰不然也春秋紀實事以見義者也未聞改易名實以掩人之罪也夫楚殺徵舒與圍鄭二事何有干涉而為此說哉夫春秋有功見功有罪見罪使楚殺徵舒實有其功今其入陳尚不可掩況其殺徵

舒本為入陳納二惡哉且夷狄猾夏春秋所為作也而可曰與之乎此信傳之過也予既辨之矣

曰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弑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是與人為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譽且有所試其於毀肯誣之哉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

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收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自潰黃氏論其為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邵子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學者能信斯言也則凡此類者不足明矣

十五年

或問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先儒謂歸父平二國之憾者然乎曰此穀梁之意吾聞諸木訥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為平二國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怒而為宋謀蓋宋與魯為鄰宋亡則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逆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耳

曰晉師滅赤狄潞氏王氏岷隱木訥皆謂自此無狄患為晉之功然乎曰不然也侵齊伐衛者狄耳赤狄潞氏前此未見於經不知其罪也惟傳謂其殺



晉景公姊未足盡信也設使有大罪至於滅國惟天子得行之方伯滅人之國而以為功豈春秋尊王之義哉使方伯能正其名敕諸侯各治其國夷狄敢猾夏乎中國既治設有狂悖之夷犯分作亂為方伯者告於天子膺擊驅逐之使各安其土而已何得遽滅人之國虜其君而不以歸於天子哉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安得妄許其功而忘其僭天子之事哉且是時楚方強盛勢吞中國不此之圖而徒弱其小豈所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者哉

曰初稅畝先儒有謂廢公田而畝稅之者子不之取抑有說乎曰謂取公田復稅私田者左氏公羊之說而杜氏趙氏陸氏齊氏李氏孫氏葉氏戴氏黃氏諸儒從之謂廢公田而稅畝者穀梁之說而革老康侯邦衡木訥朴鄉諸儒從之然以事理經文求之前說為長夫何故宣公事繁文無實政故國內虛耗不免倍賦於民趙氏謂若去公田而別行十一之稅所得與籍何殊而宣公亦何故改之愚又因而推之不知所廢之公田將以授民乎不以授民乎自宣至哀凡五君不知兼取公田私田之稅於五君之時而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說乎木訥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至哀公用田賦稅出穀粟

賦出車乘以售夫二吾猶不足之說而黃氏辨之已明黃氏曰木訥之說雖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晉寓兵於衆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以此方爲十二又引朱子二吾猶不足注云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其二之說以證之然則愚之從左氏公羊諸家者豈爲無其說乎曰若然則經文何以但曰初稅畝而不見籍公田之意乎曰宣公時井田未廢公田所輸固爲常事在所不書若逐畝而稅乃自此始故曰初稅畝此春秋所以爲謹嚴簡易而不辭費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先儒皆謂諸侯同心伐齊而有同盟之名此同非桓文假殷同之同而子獨取黃氏之說以合於殷同之同者何也曰黃氏之說近理耳黃氏曰康侯謂因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爲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爲會以謀之邪足以破先儒之說矣愚謂徵會雖在未見笑之前而同盟乃在既見笑之後固不可謂斷道之盟無謀齊之事然怒齊者晉而已曹衛邾何怒焉況十八年伐齊不過晉衛而曹邾不與豈可謂同心伐齊而得同盟之

名哉故愚采左氏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以下
止請伐齊之事附於十八年晉衛伐齊之下庶事
有所屬理有所歸稍可以合於經文之意而非求
異於先儒之論在讀者詳焉

十八年

或問曰楚子旅卒不書葬公羊以為吳楚之君不書
葬辟其號者子既辨之矣先儒又謂仲尼恐民之
惑而削之然乎曰不然也學春秋不親見孔子削
之而意其然也能免億度之過乎且春秋不書葬
者多矣滕薛小國也不書葬晉大國也不書葬秦
夷狄也不書葬安知楚之不葬非秦晉者乎學者

不求春秋所書之辭而求春秋所不書之義非善
學春秋者也曰先儒謂楚子賢而書卒與列於五
伯而書卒何也曰木訥曰世之稱五伯其論出於
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譎而不正言桓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
楚莊吳闔閭越句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伯者不
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也孟子所謂五
伯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
伯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為五如前七君者皆
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桓文有可否之辭葵丘之
盟踐土于温之會召陵城濮之役天下賴之聖人

所以然者幸天下有桓文而不遂為夷也宋襄固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為中國患聖人忍長其寇哉闔閭句踐逞兵以闕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鄭而不有二君者以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桓文列則鵠鸞無別矣秦穆之誓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其書於春秋可見矣若楚莊尤為中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鬪私智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實犯中國滅庸滅舒滅蓼滅蕭宋陳鄭皆被其毒仗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賢者

固如是乎常怪後世不審荀孟之論槩以五伯為賢吾固辨之黃氏亦曰孟子所謂五伯亦注疏列之耳而成二年左傳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則五伯之一說與前說不同觀黃趙二子之說可見矣

曰公孫歸父如晉葉氏以為歸父行先君之志不幸而不克成君子猶以是錄焉故後書還辭繁而不殺以與其正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豈與大夫非天子事而私相聘哉今就經考之宣公之立仲遂父子連年聘齊事齊如此其諂也及齊少挫一旦改事晉而棄齊豈君子之心哉若就左傳論之歸父

乃欲固寵專魯惡三桓之強而倚晉去之輕謀行
且使歸父之計得行魯之社稷未可保也苟僥
倖去之則歸父之專其禍未必不甚於三家而謂
仲尼與之豈知春秋之旨哉

春秋或問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七

成公

元年

或問曰作丘甲杜氏東萊君舉諸儒謂此甸所賦今
使丘出之四倍於常然乎曰不然也劉氏嘗辨之
曰丘者十六井爾甸者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
加四倍之斂魯亦必不為也且經當云丘賦不當
云丘甲其言既簡且明矣而莘老亦嘗辨之曰甲
者惟工人能為之爾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
皆為之則是盡魯人皆作甲也如杜預之說以為
甸出甲士三人使丘出之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

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人如此暴也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其言又詳且明矣

二年

或問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張氏朴鄉謂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申大義而屈完情屈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卻克挾主勢行私忿戰勝而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餒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袁婁之書曉然然乎曰不然也此因康侯之說而行之者也此執凡例以求春秋者也春秋因事命辭而義自見豈屑屑援彼方此以為義哉齊桓伐楚但欲楚受盟而已故楚遣屈完來盟于師齊桓欲其入吾地然後盟故與之盟于召陵斯春秋書曰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卻克伐齊有進無退齊侯窮蹙使國佐求免卻克之論議未定故至於袁婁而始盟故春秋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桓之於卻克固為彼善於此然齊楚之不心服則等也據傳論之國佐有直理之言而

之



屈完亦有方城漢水之對觀楚既盟而滅弦滅黃圍許不已亦可見矣且及之為義與而已矣安有汲汲之義此時晉方得志豈汲汲求盟哉夫不觀齊桓伐楚與卻克伐齊之事之始終曲直而瑣瑣求之一字之間此凡例褒貶之說汨人耳目雖明智之士不能免焉惜哉

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秦宋陳魏鄭齊曹邾薛鄆人盟于蜀朴鄉謂不沒公為魯之不得已十一國稱人為晉猶主夏盟所以略之然乎曰不然也不沒公紀實是也十一國稱人亦因魯使之文也原朴鄉意蓋為魯不得已而盟則為辱而沒公以諱之矣今不得已斯不沒公而不諱也晉不主夏盟則可盟楚而出大夫之名矣晉猶主夏盟斯責諸大夫之盟楚而人之矣豈春秋據事直書之旨哉夫諸侯敗齊之後楚鄭不過侵衛而已不及乎魯也使魯能告晉而力救衛中國猶可保也成公懼楚首會嬰齊于蜀又與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蓋可已而不已者也豈不得已之謂哉借使不得已而盟楚則不人大夫矣今也晉猶主盟而人大夫則是譏其得已也譏其得已而又不沒公則進退皆不可也亦難矣故曰褒貶凡例不若據事直書之得也

三年

四〇〇一

程曰春秋立限卷七

三

王憲

或問曰新宮災三日哭常山高氏諸儒有謂宣公之主未遷者何也曰諸儒謂未遷者非有所據也特以桓僖之宮稱謚宣公之宮不稱謚而意其未遷耳夫宣公之死二十有八月成公之喪踰大祥與禫矣神主不遷於宮廟將祔之何地哉曰然則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與桓宮僖宮災何以稱謚也曰丹楹在莊公十三年刻桷在莊公二十四年去桓公也遠故不得謂之新宮而謂之桓宮桓宮僖宮災在哀公三年去桓僖又遠故不得謂之新宮而謂之桓宮今宣公入宮甫三月而災故當時謂之新宮乃人情物理之所宜稱夫何可執而反疑神主之未入宮哉曰檀弓有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況藏先人之神主者乎然則公穀諸儒稱有禮者不為無據而子不然之豈有據邪曰三日哭於禮雖莫攷而禮記之書間有漢儒附會之說反據三傳以為禮者固未可盡信也今以春秋不書常事求之則決知三日哭之為非禮也

曰鄭伐許不書人不書帥師先儒皆謂略之者狄之也然乎曰不然也魯史有詳略孔子能損不能益也且鄭一年而兩伐許比事見義罪豈不顯必俟狄之而後顯乎且凡書帥師者譏大夫專兵也此

既無其大夫名則自不書帥師春秋外大夫將兵者七十餘不書帥師者三而已不特史有詳略又安知非脫誤乎其夏去疾伐許亦書帥師可以不狄之乎說者曰始伐許不狄之也今再伐許故狄之耳然則四年冬鄭三伐許其罪尤夥何以反不狄之而稱鄭伯乎荆楚猶夏大為無道春秋何不狄之而書曰楚子圍宋楚子圍鄭楚子城蕭楚師侵衛伐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乎此皆一字褒貶之弊也善乎朴鄉之言曰春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先儒皆曰狄之也於秦伐晉則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

年秦不顧義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於鄭伐許則曰鄭襄背華即夷狄與楚比周鄭一歲而再伐許故狄之於晉伐鮮虞則曰楚靈不道殄滅陳蔡晉為盟主既不能救且偽會齊師假道鮮虞夷狄之道也是皆深於春秋者也夫事有大小辭有詳略其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國者略辭也秦晉之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善乎呂本中之言曰先儒往往以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略有大小不可以一槩論秦之伐晉事



小而地遠故略之特罪其諸侯自相侵伐殺生自恣爾如加人而中國之則遂合於禮乎又曰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征討也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以晉伐鮮虞為狄之則荀吳帥師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所係

六年

或問曰立武宮葉氏謂私禱成功而立宮然乎曰服虔亦云而孔氏譏其無驗不可從矣曰夾漈以為

講武之宮者何也曰黃氏辨之曰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注云武公廟成公立武宮謂非廟不可也曰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先儒謂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以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而知之然乎曰夷狄猾夏今又伐鄭之喪豈不可惡直俟欒武子救鄭然後知惡楚乎且當時幸有欒武子之事也借使無之楚終不見惡乎尋先儒意謂夷狄而稱公子所以褒之也豈有大夫帥師而可褒之乎大夫帥師則楚國之權亦在大夫矣春秋至此始書楚之大夫帥師則夷狄盛而同於中國此則春秋所書之意也

七年

或問曰同盟于馬陵先儒皆謂同病楚然乎曰不然也諸侯固病楚然遂以同病楚釋同盟則非也同盟之說見於十六年者詳矣

八年

或問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先儒謂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故不去其官而稱國以殺者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罪無罪皆曰殺其大夫蓋譏諸侯之專殺耳何關有罪無罪乎

曰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先儒以天子為義又從左氏作賜何也曰朴鄉於此辨之甚詳其言曰春秋

書天王者二十三稱王者三而稱天子者一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王使召伯來會葬及此年天子召伯來錫公命是也說者曰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討及其死又使來錫命文公以僖公妾母成風用夫人禮而王不責反令榮叔歸含且贈又使召伯來會葬故皆去天以示貶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也天子者養天下而主乎恩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篡弑之賊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來錫命則失於私



恩故稱天子愚請有以折之春秋書來錫命二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也來賜命者一賜成公命是也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法錫文公命獨為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為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為失恩乎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贈使召伯會成風之葬固為非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獨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說者曰名冢宰所以貶也然則榮叔獨不可貶乎豈歸仲子之贈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贈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凡此皆牴牾而難通者也然則如何杜元凱孫明復皆以王者之通稱過矣或者

傳寫之誤歟啖助呂本中之言云爾吾從之由是觀之賜與錫字相近安知非傳寫之誤哉

曰衛人來媵黃氏謂宋二王後得用天子禮三國來媵天子之制前是必有不得其正故書以見正然乎曰不然也宋雖得用天子之禮不過以天子之禮祭其祖耳然其爵則公也分則臣也地不過百里安得盡用天子之禮哉且三國得媵則常事耳春秋不書常事其曰前是必有不得其正億度之辭豈足以垂教哉

九年

或問曰伯姬歸于宋先儒謂譏宋公不親迎也然乎

曰於

經本文未見譏宋公之不親迎也於經前後則見三國來媵與季孫之致女而已故曰為是起文也

十年

或問曰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先儒謂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匹夫爾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然乎曰朴鄉曰非也夫既命之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蓋見其私爾仁人之於弟也固親愛之然其待之過厚則亦非所以為中觀齊年之子無知僖公愛之

衣服禮秩如適卒之弒諸兒者無知也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然則齊年鄭語衛黑背皆以弟書者豈非其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策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若夫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盜殺衛侯之兄縶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自蕭來奔凡此者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爾一則已薄一則已厚聖人並書於策而兄弟之義著矣

十二年

或問曰晉人敗狄于交剛高氏有謂此即白狄然乎
曰不然也春秋白狄書白狄赤狄書赤狄狄書狄
皆紀實吾乃捨狄之名而從白狄之稱不已過乎

十四年

或問曰莒子朱卒徐氏葉氏謂葬稱諡而莒行夷禮
君終無諡故比之吳楚不得書葬然乎曰不然也
春秋之時聘問弔赴皆以人情厚薄與國勢強弱
而不以禮是時莒被楚兵潰亂離散雖赴於魯安
知魯之必會其葬哉魯不往則史不書史不書則
聖人不能加也且吳楚秦皆夷也未嘗無諡安知

莒之無諡乎

十五年

或問曰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朴鄉諸儒皆謂春秋
執諸侯皆書人為略辭惟此執曹伯書晉侯以為
伯討又引左氏負芻殺太子自立為曹伯之罪或
又以僖之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書歸之于京師
此書歸于京師以為義子皆不取何也曰書人書
侯書之不書之仲尼皆因魯史之文也晉人執衛
侯固非伯討然是時曹衛黨楚晉欲攘楚故執衛
侯而歸之京師雖不免於譎然猶有名焉今負芻
殺太子事於經無考左氏見經獨書晉侯而附會

其說豈可遽以書晉人為亂辭書晉侯為伯討書之為正不書之為非正哉晉侯殺其世子申生鄭伯克段于鄆亦書爵可謂伯討乎此皆信左氏之過而不察春秋之大旨者也

曰宋殺其大夫山而不氏左氏以為背其族何氏以為譖華元則固不足信矣孫氏以為大夫之未命石氏又疑其脫誰其適從哉曰大夫三命者氏再命者名史氏常行也劉氏論之矣見於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然則孫氏為近之

曰會吳于鍾離先儒謂吳以號舉夷之也秦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其後世以號舉者以其僭稱王不能居中國之號耳其說何也曰夷之之說眾矣皆先儒口傳之熟而不察耳劉氏曰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此說近之矣且夷狄之稱君臣同辭蓋略之也哀十二年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當是時吳主夏盟尤當夷之何為稱子乎其曰以僭稱王而夷之者尤非也吳雖秦伯仲雍之後以其族則伯父以其地則夷狄也且秦伯仲雍非封於吳也逃之荆蠻耳武王克商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而為子固不當進蠻夷而特稱侯伯也惟循夷狄之法雖大稱子而已非以其僭稱王

而遂舉號也且楚亦僭王矣春秋每書曰楚子何獨於吳而夷之

十六年

或問曰鄢陵之戰楚子鄭師敗績趙氏辨穀梁有謂君敗而師不敗者何也曰恐無是理也君者師之腹心也師者君之牙爪也安有腹心敗傷而爪牙不傷者乎必其陳列崩破而後及其君爾今以左氏考之有曰敗者壹大楚師薄險又曰天敗楚也又曰先大夫覆師徒者君不在不穀之罪也又曰臣之卒實奔又曰側亡君師然其尚能明日復戰則無甚大敗耳豈可謂不敗乎向使君敗而師不敗則公子側何以見殺乎然則穀梁舉重之說未為無義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先儒謂曹伯負芻殺君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次年曹伯歸自京師已而諸侯伐鄭曹伯遂列于會是王從負芻以成曹亂故是年不書王言王之不王也朴鄉曰不然也脫文爾然乎曰朴鄉正先儒之謬得之矣其曰脫文亦非也蓋春秋凡事有月者書王無月者不書王蓋王為王月耳請毋以他公之事明之成二年不書王無月也四



年不書王無月也八年不書王無月也十年不書王無月也十有二年不書王無月也十有三年不書王無月也此六年者皆以無月之故而不書王何獨十有七年而脫之乎故曰先儒之謬甚矣朴鄉亦偶未之考耳不書王又見桓三年

曰九月用郊劉氏以用為用人以祭者亦有所據乎曰彼見邾人執鄆子用之故以凡稱用者皆用人也殊不知邾用鄆子上言執又言鄆子故知其用為用人今但言用郊則與用致夫人大夫宗婦覲用幣與用牲用田賦用幣于社何以異哉五者不可謂用人也五者不可謂用人用郊獨可謂用人

哉

曰晉侯使荀罃乞師呂氏有謂以乞師為名則先王之禮意猶有存者然乎曰不然也為國禮讓固也然上之使下大之使小名分之間不可毫釐僭差也今伯主以天子之令命諸侯伐有罪乃以乞師為名非所卑屈而為此卑屈之辭豈先王之禮意哉禹伐有苗會羣后誓于師曰咸聽朕命奉辭伐罪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伐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武王誓于牧野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曷嘗言乞哉乞之一字在伯主且不可況天子之

命而曰有先王之禮意無乃過許乎信斯言也春秋曷書哉

十八年

或問曰晉殺其君州蒲張氏曰殺君者樂書中行偃也厲公昵用小人殺戮無辜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行易位之權而遽弑之二臣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眾然乎曰此非有道者之言也天下豈有弑其君而可分惡於其眾者哉湯放桀武王伐紂有桀紂之亂湯武之德者可也書偃無湯武之德厲公無桀紂之亂則是弑逆之賊而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使其惡可分則春秋不書矣今春秋明書弑其君州蒲尚可分其惡於眾哉又二臣乃世臣非貴戚之卿安可易位哉而易位與弑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使二臣意主於弑而其惡可分是帥天下而為亂也故曰非有道之言曰然則何以不書二臣之名也曰吾於本義言之矣

曰晉侯使士匄來聘許氏有謂公朝晉甫歸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叛國之所以服然乎曰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求睦諸侯而害禮教春秋弗與也悼公之入當先討弑君之賊哀痛以居喪喪畢入見天子然後聘



於鄰國斯為禮矣今既不然而但求所以睦諸侯
則是五伯急功利之謀惡足尚哉

春秋或問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